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天 歌

段海珍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天 歌

段海珍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歌 / 段海珍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06-4

I. ①天… II. ①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135 号

天 歌

作 者: 段海珍

责任编辑: 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谭 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06-4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段海珍 女，彝族。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二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代表作有《私奔的兔子》《红妖》《杏眼》等。出版有小说集《鬼蝴蝶》《红尘宝贝》，散文集《到梅葛的故乡去》。参与《再说梅葛》等通俗读本部分章节的撰写。作品多次被收入文集。获得过云南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和“边疆文学奖”“滇西文学奖”“马樱花文艺创作奖”等。参与联合编剧的电影《老人孩子和外国人》获得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优秀民族题材影片奖和第十二届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等多种奖项。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人物关系表

阿吉独枝玛——我（徐梅兰）彝区长大，汉区生活，民间老艺人。

卢天赐——特派员，地下工作者。

李 阳——卢天赐的老师，地下工作者。

胡阿福——徐家大院里的管家。

徐定邦——父亲的本家堂弟，老黑山里的土匪。

徐定坤——我的父亲，徐家大院里的老爷。

徐望达——我的爷爷，义学馆校长。

玛依诺——我的母亲。

王 氏——我的后母，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

奶 奶——一个吃斋念佛的女人。

徐梅竹——我的姐姐，嫁给国军的军官，流落海外。

徐瀚文——我的三弟，参加保卫团，在姚安解放战争中牺牲。

徐梅莲——我的四妹，老黑山里的女土匪。

阿克西——我的外公，彝族的内卑稣（司鬼神者）。

樱 枝——我的外婆（酒娘），女酿酒师。

雅西呷——擀毡匠，外婆的情人。

巴 特——我的舅舅，放羊摩。

阿 左——我的舅妈。

莫 勒——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弟。

麦 吉——保长的妹妹，舅舅的情人。

巴 乌——保长。

米 高——保长老婆。

阿巴依——保长的母亲。

米 七——猎户。

目 录

第一章 灵魂自语	1
第二章 古老的故事	8
第三章 人神共居的童年	13
第四章 神奇南高原	21
第五章 神汉的村庄	52
第六章 1948 年的春天	84
第七章 出嫁的心事	98
第八章 故地重逢	140
第九章 生离别	165
第十章 复活的玫瑰	187
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201
第十二章 那些过去的爱情	243
第十三章 寻梦之旅	260
第十四章 饥饿年代	273
第十五章 十年或是一生	277

第一章 灵魂自语

1

太阳爬上山坡，蓝山顶上的积雪像镀了一层金光。看到白雪，我的心中一片澄明寂静。我所有的念想和时光都在那一刻静止了。

白云飘过，清风荡起河边密密层层苇絮向那片青褐色的石崖飘去。我沉睡在一片无边清静的水域中。

我想，我已经死了。

我的灵魂已经离开身体，在天空中飘了起来。

我看见，我熟悉的河流山川，那片生养我的土地。那里有着祖祖辈辈守护着我们的神灵，那里还回响着外婆和母亲的歌声。哦，还有我的歌声。

那是来自旷古辽远的天籁密语：

远古的时候，

天也没有，

地也没有。

哪个来造天？

哪个来造地？

神仙帕颇来造天，

神仙帕颇来造地。

神仙帕颇用蜘蛛网做天，
神仙帕颇用巴根草做地。
天造好了，
地造好了，
天地万物有了，
天地人种有了……

我知道，我的灵魂还在。我的灵魂还飘荡在那条河流的上空。

哪里有归属，哪里就是家园。哪里有牵挂，哪里就是故乡。

我的灵魂并没有走远，是因为我知道，我一生爱着的那个男人，他曾经来过。那里有着他曾经的光阴，有着他的痛苦，有着他的欢乐，有着他的哀愁和希望。那里有着他的信息，那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信息，所以我的灵魂就会在那里停留一些时间。我要把与他有关的一切记忆都带走，带到他的灵魂归属地。这样，才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灵魂和精神相依。

2

在遥远的世界里，苍穹一片虚空。

我看见，我的灵魂堕入其中，化成一片蔚蓝的海。

可可，我看到你们来了。还有伊拉，他也来了。可可，你别再躲着伊拉了，好吗？伊拉跋山涉水，只因你而来。可可，安可可，在这个世界上，能被一个人深深地爱着，不顾一切地爱着，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有爱的世界是多么美好，有人陪伴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噢，我看见了，你们正在我的灵柩前上香。伊拉，可可，你们别再为我哭泣，好吗？祝福我吧，我将要幸福地离去，永远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3

今晚的星空多美啊，它一定是为你们的到来而美丽。

今晚的星空多么寂静，它一定是为我的归去而寂静。

这是一个寂静的世界，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美丽的世界。

4

毕摩在遥远的山那边为我念《指路经》。可可，你听，那是彝族的《指路经》：铜鼓阵阵响，亲友来祭你，把你来送行，送你到阴间，高高兴兴走，不走也不行，自从今日起，阴阳两相离……亲朋与好友，一起来安慰，阳世路漫长，哪里是归途？相劝莫悲伤……再哭也枉然……欢欢喜喜去，愉愉快快行。

噢，原来死亡是一种必然。死亡是那么欢喜，那么悲伤，那么幸福，那么不得已。他离去之后，我在瞬间猝然老去。我独自走向了那条静静的河流。

我已经死了啊。

去追寻他的路上，我是一阵风，我是一种意识。我是那么快乐，我是那么幸福。能与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将永远不再忧伤。

我的灵魂归属地，在莫木吉尔呢。那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能够与自己相爱的人重逢，就是天堂。

在毕摩的《指路经》里，我明白了我的祖灵和归属地：

莫木吉尔呢，是个好地方。房前的草秆，也能结稻谷，稻谷金灿灿。屋后海克草，也能结荞籽，荞粒金灿灿。此地又有水，水中鱼儿跃。此地又有山，山中兽成群。山下又有崖，崖上挂蜂蜜。莫木吉尔呢，坝上好种稻，坡上好撒荞，坪上好放牧，山上好打猎，崖上好采蜜。阴间这地方，幸福万年长。

我走过平静的水面和逶迤的群山，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是我生前的故乡。

噢，我已经看到你们来了。你们是为了寻找彝族的根谱而来的。梅葛，对！梅葛是彝人的根谱。梅葛里有着彝人的创世纪。梅葛里记载着我的祖先一路跋山涉水而来的足迹。

我知道，因为梅葛，你们已经是第三拨人来到这大山里。与第一拨人来的时间，相隔了整整六十年。六十年啊，在人世红尘中，很短很短，也

很长很长，它纯粹可以成就一个人的生命、青春、希望和梦想，甚至死亡。这六十年啊，我的生命里经历了战争、灾难、瘟疫、病痛、死亡和一个个亲人的离去。而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的爱情。那一场爱情，它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它抽丝剥茧般把我的生命一点一点抽空，耗尽，直到虚无。这一辈子，不，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就算还有来生，我也不会再把他从我的生命、精神和灵魂里抹去。我知道，不管再经历怎样的人生际遇，我都不会去爱上任何一个人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爱上一个人了。几生几世都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既然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我就在这里，不来不去。就算如此，不如让我清净地归去。了却生死，不复再来。

此生，可是此生，我是为他而来的呀。好在此生，因为有你们，我一生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我生命的弥留之际，我还能够与他相守了一段温暖的时光。因为与他在生命中最后的相守，我才不枉此生来过这个世界。

伊拉，可可，谢谢你们，是你们帮我找回了那段丢失了的爱情。所有的等待、守望和离去都是虚无。我的爱情就是要在有限的此生和他在一起。我的爱情就是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可可，安可可，还有伊拉，你们知道，我的内心并没有着魔，我的内心是多么强大。因为，我相信爱。我相信我这一生遇到了真正的爱情。请让我把这一身艳丽的衣装穿上，让它诠释我对爱情和尊严的承诺。这一生，我一定要亲手为自己做一身衣装，把我自己嫁给我最爱的人。

可可，别为我哭泣，是你们成就了我生命里最后的美丽时光。

5

安可可跪在梅葛奶奶的棺槨前，哭得泣不成声。安可可作为一个多次采访过梅葛奶奶的人，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的爱情。

安可可梦见梅葛奶奶和她说了好多话。梅葛奶奶穿着一身艳丽的衣装，像是要去奔赴一场喜宴。安可可一边刷牙一边在想，梅葛奶奶在梦里对她说了很多话，把她一生一世的经历都说完了。她还梦见伊拉和她在梅

葛奶奶的灵柩前上香。伊拉，那个追求了她多年的画家，他们已经好久都不曾联系了。安可可知道，自己并不是不爱他，关键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都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说着说着就把话说没了。找一个谈情说爱的人并不难，难的是天天有说不完的话。恋人之间，最怕一说就错，怕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对方。所以，安可可怕见他，只好躲着他。

安可可想到那个奇异的梦境，莫非是梅葛奶奶将不久于世？她决定尽快抽出时间到蜻蛉河畔去一趟。蜻蛉河畔的龙山下面有一个村子叫盘龙村，那里有一座古宅，据说，解放前有一户姓徐的大富人家在里面住过。梅葛奶奶曾经就是徐家的二小姐。在安可可的努力下，那座古宅被定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有几位民间老艺人也聚在了一起，有绣花的、纺麻的、织挂毯的，还有唱歌的、弹乐器的、哭丧的、赶尸的，可谓人才荟萃。经过几年的工作，安可可相信一句话：真正的大师都是在民间。

听说，就在上个月，住在大院里一个唱花灯的老艺人离开了人世。

安可可在心里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是刻不容缓，也许在她刷牙的一瞬间，一个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就离开了人世，也许世间就失传了一项技能。

安可可追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好几年了。从国外留学回来，她几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呼吁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

安可可拿出照相机，打开里面的照片。

她想起梅葛奶奶说，可可，别哭啊。不要为我悲伤，我正在相片里对着你笑呢。我一生只拍过这张最美的相片，也是最后的一张相片，还是你给我拍的呢。

这张照片里有她一生唱不完的歌谣。她听见梅葛奶奶对她说，你听，我正在为你唱歌呢。

噢，可可，你说过，心中有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相信，尽管我活到了86岁，我依然是18岁时那个心中有爱的姑娘。

18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人。

安可可决定立即就去盘龙村。她换上登山鞋，穿上牛仔裤，背了双肩包，出门。她一边走一边想着梅葛奶奶在梦里对她说过的话。

梅葛奶奶说，我记得，这张相片是我80岁那年站在舞台上唱歌时，你给我拍下的。记得，当时你来到舞台背后问我说，奶奶，奶奶，你的一头黑发是不是真的呀？

梅葛奶奶说，当然是真的，难道还有假的吗？

安可可羞怯地立在那里。

梅葛奶奶问她，你是谁呀？

我是安可可，她说，奶奶，你就叫我可可吧，安可可。

噢，可可，安可可，多好听的名字。

我是专门来做梅葛田野调查的，我知道你就是著名的梅葛奶奶，你叫阿吉独枝玛，是吗？

梅葛奶奶说，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叫阿吉独枝玛呢？

我是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安可可说，我还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就从一本探险杂志上看到了彝族的创世史诗叫梅葛，所以我决定回国以后，就做一些关于抢救民间文化的工作。我首先就来做梅葛的田野调查。

可可，从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能给我带来好运的姑娘。你的年纪正好和我当年恋爱时的年纪一样大小。

你说，你在海外留学。海外那个字眼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姐姐梅竹，她就在海外。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海外究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因为听你说海外那个字眼，我就对你心生好感，我就对你心生企图。我多么期望你能够给我带来姐姐的消息。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了亲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妹妹、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我深深爱着的那个人，他们都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

人们说，我是一个被天神宠爱着的赛摩多，我的亲人注定要离开我。在人和神之间，我仍然看不透生死。我只看到了爱情。

安可可说，奶奶，你都80岁了，怎么还不肯老去呀？

他不回来，我怎敢老去？我怕我老啦，他回来会认不出我。梅葛奶奶神秘地对安可可笑笑说。

他是谁呀？安可可好奇地问梅葛奶奶。

他是一位唱歌唱得特别好的青年。梅葛奶奶一脸幸福地回答。

说起那人的时候，梅葛奶奶脸上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他是你的心上人吧？安可可将嘴巴凑近奶奶的耳朵大声问。

梅葛奶奶一脸幸福地点点头。

噢，我知道啦，奶奶你还在恋爱中。安可可说，奶奶，我给你拍张照吧！你看照片中的你多美啊。可可递过相机让梅葛奶奶看照片中的自己。她看到自己就那么笑着，永远地笑着。

好啊，可可，谢谢你，就让我给你唱一支歌吧。我唱的还是那首最想唱给他听的歌。

奶奶，你唱的是情歌吧？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是，奶奶唱的是心里的歌，奶奶的心在天上。

第二章 古老的故事

1

在这座我住了七十年的老屋里，我已经唱不出一句歌来。我早该随他而去了呀。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唱歌了。我晚年时期的力气都是用来回忆的。我一点一滴在回忆着那些已经走远了的时光。我很多时间都是用来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在那些寻找和等待他的日子里，我已经忘记了世界还有别的存在。

我本应该先他而去，可是，我舍不得他，他年轻时受过很多苦，我舍不得把他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那一日，他躺在我的怀中，安静地睡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日，院子外面下着粉红色的桃花雨，我的世界被一片粉红色的温馨弥漫着。我靠在老宅的板壁上，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肯放松。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心，生怕他会突然离我而去。他的手渐渐地松开了，在我的手心里变成了一只半握着的拳头。这时候，天际飘来了一阵歌声，没有歌词，只有那说不清的委婉的旋律。那歌声越来越近，又越飘越远。我知道，那是天神在为他唱歌，那是天神在为他送行。他躺在我的怀中，就像熟睡的婴儿般恬静。我看见，他的生命消逝于一片洒满桃花的溪流，越走越远。他不断地回头，不断地走远，直到虚无。

在这座古旧的大院里，我细数着他的脉搏，直到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他的一呼一吸都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呼吸和心跳就是我这一辈子在

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上辈子。我想，要是没有上辈子的积累，哪能有这么多的爱恋和忧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桃花的味道，那种苦中带甜的味道直刺我生命里的忧伤。

天空里斜照进来的夕阳铺满了我和他的身体。我们老迈的身体就像一对飞翔得疲倦了的蝴蝶，栖息在夕阳的余晖里，满身透着喑哑寂静的光。那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温暖而忧伤的别离。他就像熟睡的婴儿轻握着拳头睡得正香。那张熟悉的脸上寂静安详的神情，拉开了我与他岁月堆积的距离。

我与他相隔阴阳两世。

天空中的歌声渐行渐远，我的爱人正在离我而去。

墙外，桃花纷飞，清风扬起的花瓣被风雨卷成一束花柱向大院的门洞里灌进来。那么巧妙的意象在告诉我，那是他通往天堂的路啊。那是天神在为他送行。

微风中，有雨蝶纷飞。可是，没有谁知道我的忧伤。我爱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太累了。八十几年的光阴，他走得太辛苦。他总会离去，他终归可以在我的怀里安静地睡去。

鼙鼓声声，赛颇唱的神歌是从天上飘来的。院子里燃起了清香篝火。浓浓淡淡的液烟弥漫着整个院落。那是村民们按照我的要求，从深山里请来了赛颇和毕摩为他跳神念经。那种仪式庄严而浪漫。如此浪漫完美地了脱生死，让我迷恋上了死亡，如同我迷恋浪漫优雅和庄严一般美好。

年轻单薄的赛颇撕扯着喑哑的喉咙说唱道：人生有穷尽，命中阎王定。男怕三六九，女怕二四六。百年归终时，先生来相送。赛颇来唱歌，神汉来跳神。先生没有来，神汉没有到。命中天注定，我来做赛颇。赛颇赛摩多，来送亲人走。你是亲人啊，你是相爱的人。你是爱人啊，你是最亲的人。亲人离我上天庭，亲朋好友来相送。人人手中拄麻秆，人人腰中系麻线，个个身上披麻片，个个眼中泪涟涟，个个心里哭哀哀。

我看见来送葬的人中，他们的腰上都系着麻线，手里都拄着麻秆。在这个彝汉杂居的村子里，汉人的葬礼太简单，只有彝人的葬礼才会显得庄严而隆重。他们为一个老艺人送葬，用上了彝人葬礼的最高礼仪。